

1.

府城少年的美術出航

臺灣美術史的書寫，其實是無數的逗點所構成的進行式，不只是建構中，同時也是不斷挖掘、推演與詮釋的歷程。

出生於日本殖民時期文化最高昂階段的沈哲哉，應屬於這類人物當中的一位。臺南這座臺灣最古老的城鎮，於17世紀前葉已建立熱蘭遮城和普羅民遮城，那是荷蘭成為海上霸主的黃金時期。18世紀中葉已建有傳統的臺南城牆、城樓。1887年清朝建置臺灣省，才結束臺南作為臺灣首府的時代。即使如此，日治時期臺南依然是臺灣的永恆城市。1943年，沈哲哉以十八歲之齡入選殖民時代最後一次官辦美展活動，裝飾了美術展覽的最後一座牌樓，但是對沈哲哉而言，從這個變動且困苦時代不斷奮起、向前追求，開創屬於自己的曼妙風格，這才只是起點而已。



【本頁圖】
沈哲哉身影，約攝於1960年代。

【左頁圖】
沈哲哉，〈後街〉（局部），
油彩、畫布，
33×24.5cm，1979。

躍動少年的繪畫摸索

沈哲哉出生於1926年，他的名字初次出現在史料當中，是1937年2月5日《臺灣日日新報》來自新營的報導，小學四年級的沈哲哉獲選參加臺中市舉行的全臺第2屆小公學校書法展，這是他初次顯露出人文方面的特殊表現，特別在那個重視書法的時代，能夠脫穎而出，自然有其天賦因素。

沈哲哉這個名字取自於日本時代，哲哉的日語發音為「てつや」（Tetsuya），顯示他父親對於他未來寄予厚望。他的家族出身於臺南州新營，為當地望族。他父親沈偉堂畢業於京都同志社大學哲學系，母親陳葉畢業於師範學校，婚後兩人一同前往京都留學。同志社大學為京都歷史悠久的大學，創辦者為新島襄（1843-1890）。新島襄是第一位

沈哲哉父母結婚時的家族合影。



留學美國大學且獲得學士學位的日本人，與福澤諭吉、大木喬任、森有禮、近藤真琴、中村正直等人齊名，被稱為明治六大教育家。新島襄創立同志社，培育基督教、英語人才，福澤諭吉創設慶應義塾大學，培育許多以法學、經濟學為核心的思想家。新島襄辦學理念並非要辦一所基督教大學，而是具有基督教主義的大學，「良心」是他辦學理念。「環繞我校門的可以成為政治家，也可成為宗教家，也可成為實業家，也可成為教育家，也可成為文學家，且可稍有稜角，也可有骨氣。只是，絕不得優柔寡斷，貪於安逸，苟且姑息的軟骨漢。此余所切望，敢於期也。」沈哲哉的父親返國後成為日本官廳的公務人員。

從這段他父親與母親的經歷可以知道，沈哲哉幼年不只受到當時最先進的思想洗禮，必然也具備異於當時傳統社會的西方宗教情操。沈哲哉八歲時，跟隨洪明凱學畫。沈哲哉的童年不只是幸福歲月，同時也是臺灣文化高昂的時期，特別是生長在具有高度人文教養的家庭，受到父母的疼愛，成績優異，不只學習繪畫，也熱愛運動，小學畢業獲得郡守獎。進入臺南州立臺南第二中學校（今臺南一中）時，學校的游泳池可以消耗他的體力。臺南州立臺南第二中學校有別於日本人及臺灣權貴子弟就讀的第一中學，專收臺灣籍學生，當時為五年學制。全臺行政區域劃分採用五州二廳制度，臺南州除了今天縣市合併後的大臺南市之外，尚且包括嘉義縣市、雲林縣，轄區相當遼闊。

1931年開始，日本已不斷藉機對中國挑釁，在上海、華北各地施



【左上圖】
《臺灣日日新報》報導沈哲哉的獲獎消息。圖片來源：張育華提供。

【右上圖】
同志社大學創辦人新島襄。

【下圖】
沈哲哉的母親陳葉氏（左2）為教師。

新 營 ▲新營公卒業式 新營
 公學校では十二日午前
 九時半より禮堂にて第
 十六回高等科、第十八回本村兩卒
 業式を舉行、都下り金子郡守、長
 野出茂、沈乃義、同窓會長陳瑞明
 父兄會副會長街濱貞次屋山其他來
 賓多數禮堂の下に舉行、宮崎校長
 の學事報告、高等科卒業生四十五名、
 本科卒業生一五六名に對し卒業證書
 授與賞状賞品授與、校長の演説が
 あつて金子郡守より優等卒業生陳
 氏清子に賞状下賞、沈哲哉、陳旭
 東に郡守賞を授與、引續き郡守訓
 示、長野街長より陳瑞門、陳由然
 に街長賞を授與の後、沈乃義陳瑞
 明兩氏の祝辭、終つて卒業生總代
 の答辭あつて閉式した、尙午後三
 時より謝宴會、同六時より保護者
 會の懇話會を開催した



[左上圖]
 1939年3月17日，《臺灣日日新報》報導沈哲哉小學畢業並獲郡守獎之消息。圖片來源：張育華提供。

[左下圖]
 日治時期的臺南州立臺南第二中學校校門，約1930年代。

[右圖]
 就讀於臺南州立臺南二中時期的沈哲哉。

[右頁上圖]
 1940年代，沈哲哉就讀臺南州立臺南第二中學三年級時之作品。

[右頁中圖]
 廖繼春（戴眼鏡者）教學一景，約1940年代。

[右頁下圖]
 森哲哉（沈哲哉之日文名），〈明倫堂〉，水彩，1943，第6屆府展入選。

壓，展開軍事行動，即使1937年爆發盧溝橋事變，日軍勢如破竹，但隔年起陷入拉鋸，戰局猶如掉入泥淖一般。歐洲局勢更是風雲變化，納粹窮兵黷武，對於四周小國虎視眈眈——1939年9月1日德軍入侵波蘭，歐戰正式爆發；1940年5月10日德國入侵法國。法國徒擁一百多個師團，百萬雄兵，卻僅僅抵抗六週；6月22日法國被納粹擊敗，屈辱地投降，空留許多海外殖民地。因此，日本與殖民東方的帝國主義之間在東南亞的利益產生衝突，9月22日日本進軍越南。正在這種緊張衝突之間，1941年沈哲哉以〈劉氏之家〉獲得第7屆「臺陽美展」入選，對於一個中學生而言，這種殊榮給他莫大鼓舞，在烽火即將燒進臺灣之前，他的成果如同歷史洪流中的漣漪，但是對於充滿無限想像與塑造力的少年而言，那卻是決定他一生的宿命，而他也在懵懵懂懂之間，願意用旺盛的生命去承擔、去完成自己的理想。

從此沈哲哉的平靜歲月開始產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不論是家庭矛盾與國際局勢的詭譎多變，波瀾動盪。1941年美國政府要求日本撤出稱為法屬支那的中南半島，荷蘭、英國斷絕石油輸入日本。美日兩國進行外交折衝，1941年12月7日，日本發動偷襲珍珠港的軍事行動，正式開啟太平洋戰役。1941年12月25日占領香港、1942年1月31日占領馬來西亞、1942年2月15日占領新加坡、1942年3月9日占領印尼，1942年5月6日菲律賓美國軍隊投降，日本僅僅以近五個月時間便席捲整個東南亞。隨著日本開闢東南亞戰役開始，臺灣局勢也暗暗地逐漸變化，每個家庭、每個人的命運，都將受到無情的翻弄，強烈的撼動。

1942年4月，一個對沈哲哉生命影響巨大的人物來到學校任教。廖繼春（1902-1976）從私立長榮中學校來到臺南州立第二中學任教，沈哲哉跟隨他學習，老師特別照顧他，偶爾他也会權充老師的模特兒。

隔年，他拿一幅水彩作品給廖繼春指導，老師給予許多意見，並且鼓勵他參加「臺灣總督府美術展覽會」（以下簡稱府展）。臺灣的府展雖然籠罩在戰火瀰漫的氛圍當中，卻沒有受到太多日本島內軍國主義的聖戰、大東亞共榮的戰爭畫影響，只是在皇民化運動下，沈哲哉以「森哲哉」之名參加第6屆府展，那年鹽月桃甫擔任西畫評審，作品名稱為〈明倫堂〉，獲得入選佳績。這件作品採取當時大家





所喜歡採用的視點，由建築物內部向外眺望。明倫堂位於臺灣第一座孔廟東側，複雜的空間構圖使得畫面充滿分割與比例關係。線條成為切割的基本手法，可以看到廖繼春作品的影子，此時沈哲哉才十八歲。

太平洋戰爭的開展，不只大人們的世界動搖，學校教育也受到影響。為了補充兵源，原本臺南二中的五年制中學到戰爭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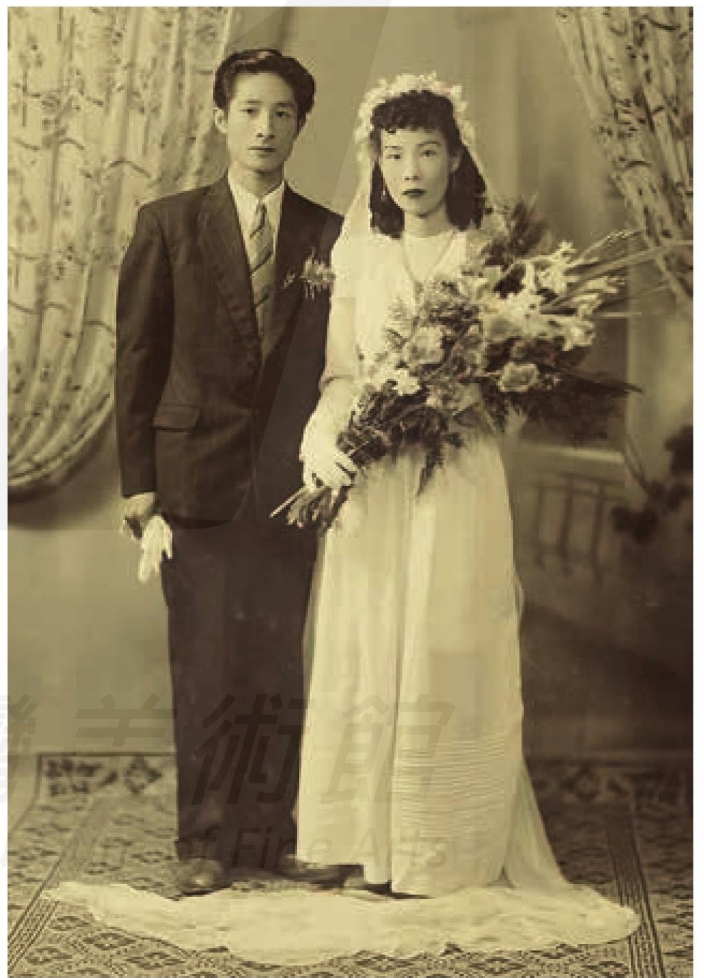


期縮短為四年制，所幸沈哲哉仍受到完整教育，未受影響。但是，級任導師與他父親商討他未來升學進路，父親建議他學習醫科，沈哲哉卻方向明確，希望成為畫家，也獲得父親諒解，往後他終身感激父親給他選擇的自由。原本他計畫前往日本留學，然而戰爭使得在政府部門工作的父親，被徵調到菲律賓擔任翻譯官；不只如此，母親與父親離異，家庭頓時受到嚴重打擊。一切變化來得太快，沈哲哉選擇了從軍，報考「防衛ゲリラ（游擊隊）」，成為從百餘人中所挑選出來的三名臺灣人，被送到南投山區接受嚴格軍事訓練，這種嚴格訓練過程，培育出他日後堅忍不拔的意志力。

艱苦的戰後生活

臺灣美術的發展在戰後產生實質的變化。這個變化出自於日本在臺灣統治期間所建立的美術基礎，卻因為國民政府的到來，必須以新的形式來調整、改變，進而適應。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沈哲哉父親沈偉堂病死菲律賓，屍骨難尋。國府派員接收臺灣。此時沈哲哉僅二十歲。在此之前1943-1944年之間，他在南投山區接受游擊訓練，準備送往東南亞戰場。一切變動來得太快了，這個年輕人就在世界大戰牽動下，命運被無情地攪動，彷彿風中的蘆葦，或許只有



1949年，沈哲哉與夫人張素杏的結婚照。

上圖

1940年代末，沈哲哉（左2）曾短暫任教於空軍子弟學校，與同事合影。

左頁上圖

廖繼春參加第6屆府展的油畫作品〈臺南孔子廟〉。

左頁下圖

1940年代末，沈哲哉（後排左6）與空軍子弟學校同僚合影於校園。



沈哲哉全家福，攝於1956年8月。

期待一顆柔軟又堅定的心靈與意志才能度過困境。沈哲哉整理亡父日文書籍捐贈給新營圖書館，後來接到因為是日文書籍即將焚毀的通知，慌亂中他取回一本《達文西傳》。那是一個對日本文化忌諱與毀滅的年代。

日本戰敗來得突然，沈哲哉退役，透過父親友人在學校尋得擔任校長助手的工作，隨後參加教師檢核，進入進學國小服務。在那裡，他認識後半生支持他的張素杏老師並且結婚，1950年生下長女沈秀真，1953年生下長子沈新欽。家庭的壓力壓得沈哲哉喘不過氣，根據女兒沈秀真追述：「那個時代教師的薪水似乎難以支持有家小的家庭。故家父常到處兼職，如廣告之類，但經常拿不到薪資，他曾提到有次沒拿到預計買奶粉的錢，歸途時不禁落淚的那分無奈與無助。」



工作後的沈哲哉仍不忘創作，閒暇時總喜歡帶著畫具到處寫生。

這對戰前受過日本統治過的臺灣人而言，隨著不同統治者，必須要有溝通的工具，一度流利的日語，隨之要經過語言再教育，提升沟通能力，具有漢文基礎的林玉山通過時代的窄門，陳澄波則死於二二八事件中，沈哲哉終其一生無法使用北京話流暢地表達。時代的捉弄，讓一代天之驕子，轉瞬間改變其身分認同與價值觀，撼動其言語表達的能力；許多臺灣前輩畫家都經歷如同沈哲哉那樣的悲痛歲月，有些受到壓抑，有些鬱鬱不得志，有些堅苦卓絕邁進，逐步走出困境。

沈哲哉任職小學，微薄薪資難以養家，必須四處兼職。但他從沒有缺席美術展覽活動，因為當他拿到薪水時，首先拿錢去購買必需的繪畫顏料，其他的錢才拿給太太養家。1947年他參加第2屆「全省美展」，以〈母〉獲得入選，此後成為省展的常勝軍。他一邊任教於小學、培育



外出寫生是沈哲哉的生活樂事。

英才，一方面與各界愛好者結交，因為個性隨和，獲得許多朋友，特別是在進學國小任教時，借用學校教室假日閒置期間，作為美術教室來教授學生畫畫。在那個物資貧乏又欠缺美術教室的時代，教師常常借用學校教室來從事私人教學活動，提供愛好美術的家庭給予子女進修學習的機會。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府城的美術風華

戰後，臺灣行政區經歷1947年臺灣省長官公署行政劃分，1949年國府來臺，臺灣省政府再次進行行政區劃分，十六縣、五省轄市的基本規模，成為今日雛形。臺南州區分成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臺南縣、臺南市。即使如此，戰後初期1950年代的傳統臺南州意識依然濃烈。

臺南在1887年臺灣建省以前，素來是臺灣政治、文化的中心。隨後因為航運變遷，重心逐漸北移，臺灣建省後政治中心雖然北移，臺南依

[右頁上圖]
沈哲哉，〈南鯤鯓風景〉，
31.5×41cm，1974。

[右頁下圖]
沈哲哉，〈孔廟〉，
31.5×41cm，1990。





然是文化底蘊最豐富的地區。日本統治臺灣期間，臺灣美術展覽會（以下簡稱臺展）、府展成為有心在美術發展者的試煉舞臺，許多有志於美術的年輕人紛紛出國，回國後在臺展與府展上磨練技術，提升藝術水準。

根據學者黃冬富《日治時期官辦美展臺南在地藝術家研究》書稿中指出，當時獲得臺展、府展入選，且設籍臺南州或者在臺南州工作的油畫類畫家高達三十七人。其中包括：陳澄波、廖繼春、郭柏川、顏水龍、江海樹、陳庚金、蔡媽達、蔡朝枝、柳德裕、高鈞鑒、趙雅祐、高燦卿、許錦林、黃連登、劉啟祥、黃荷花、張舜卿、謝國鏞等人。

這些油畫家當中，曾經留學日本的有陳澄波、廖繼春、郭柏川、顏水龍、黃連登、劉啟祥、黃荷花、張舜卿、翁水元、翁崑德、翁焜輝、林榮杰、謝國鏞、張翩翩、曾添福等人，其中就讀於廈門美專的有黃連登、謝國鏞、黃南榮。



而顏水龍、劉啟祥除了留學日本外，也曾經留學法國。很顯然地，就整個臺南州文化風氣而言，藝術活動占有很重要地位，人才輩出。在這些畫家之間，留學東京美術學校的人士就有陳澄波、廖繼春、郭柏川、顏水龍、黃連登、張舜卿等人。如果從畫壇成員的留學學校來分析，整個臺南畫壇大抵分為東京美術學校、廈門美專、川端畫學校三大留學學校，川端畫學校乃是川端玉章（1842-1913）創立，並非正式美術學校，而是私人美術教室，因東京美術學校教授藤島武二（1867-1943）在此教學，故而十分有名。廈門美專創設於1923年，初具規模為1926年以後，1938年日本侵占廈門，重要人士移居新加坡，創設南洋美專。



沈哲哉，〈三人〉，油彩、畫布，1955，第11屆省展特選主席獎第二名。

相較於油畫類的多元性，東洋畫顯然簡單許多。根據黃冬富研究成果得知，除了西畫之外，東洋畫入選臺展、府展的人士也不遑多讓，包括林玉山、徐清蓮、黃靜山、潘春源、林東令、周雪峰、施玉山、朱芾亭、吳天敏、蔡媽達、江輕舟、李秋禾、薛萬棟、陳永森、盧雲生、張李德和等人。只是，東洋畫中幾乎是隨林玉山學習或者受林玉山影響的年輕人，大多是集中於梅檀社、春萌畫會的會員。他們多數活躍於現今的嘉義縣市；屬於今日臺南市的畫家有：潘春源、黃靜山、薛萬棟、陳永森、陳永新等人。雖然，東洋畫的人才相對沒有油畫那麼多元性，然而因為其背後存在著傳統東方繪畫的底蘊，以及傳統民間精神，也是一

[左頁上圖]

1952年，張啟華和劉啟祥號召成立「高雄美術研究會」，1955年會員合影於第1屆會員聯展。

[左頁下圖]

1933年，春萌畫會於嘉義市公會堂展出，林玉書、盧雲生、林玉山、李秋禾、朱芾亭、陳澄波、林玉山等人合影。

群不可忽視的人物，但也因為如此，不像油畫那樣必須出國留學或者在學校學習，拜師及自學是普遍的學習途徑。因此，我們從當時日本時代臺灣繪畫的發展現況，可以看到臺南州的旺盛力量。

戰前、戰爭之間，陳澄波、廖繼春、顏水龍、林玉山主要活躍於臺南州，郭柏川當時在北平教書，偶爾也返回臺灣。二次大戰後，廖繼春在1947年前往臺北任教於臺灣省立師範學院之前，曾在臺南私立長榮中學校，以及臺南州立第二中學任教；陳澄波在二二八事件罹難；顏水龍一度任教於臺南工學院（現今國立成功大學），往後任教於臺南家專，之後北上擔任實踐家專教師。顏水龍早年大體活躍於工藝美術領域，油畫則是晚年以後再次投入。

戰後南部美術活動重要健將主要是1948年從北平返臺的郭柏川，此外則是活躍於高雄的張啟華，以及由臺南移居高雄的劉啟祥。1945年劉啟祥由東京返臺，寓居故鄉柳營，1948年遷居高雄，活動於那座炎熱的城市，往後病逝於此；張啟華則是日本「二科展」入選者，畫風新穎，從事商業與繪畫活動。對於臺南、高雄而言，這兩地畫家間有許多交集，成立畫會，彼此鼓勵，相互觀摩。

沈哲哉擔任小學教師期間，1947年到1951年間都入選省展，1952年獲得第1屆「全省教員美展」第一名。1952年，他參與「臺南美術研究會」的發起，透過組織，得以真正與臺南熱愛繪畫的朋友共同學習，不只如此，他也在此時跟隨郭柏川學習繪畫。

1955年，沈哲哉以〈K小姐〉獲得第10屆省展「主席獎」。這件作品乃是他跟隨郭柏川學習之後的成果，畫中人物神情喜悅，留有短髮，雙手放在雙腿上，左手拿著白色手帕，恰巧與胸前白色領子下沿形成呼應。相較於郭柏川人物線條的明確，這件作品的雙手曲線顯得含蓄許多。畫面右上方的窗戶一角使得畫面透出空氣感。隔年，沈哲哉又獲得第9屆省展「教育會獎」，並且持續出品，1957年終於獲得第12屆省展免審查資格，往後還是熱心參展。正是1957年這一年，他獲得機會進入北港中學任教。因為沈哲哉遇見教育界貴人林新村校長，以後林校長亦成為給予他生命指針的重要人物之一。

【右頁圖】

沈哲哉，〈K小姐〉，
油彩、畫布，65×53cm，
1955。

